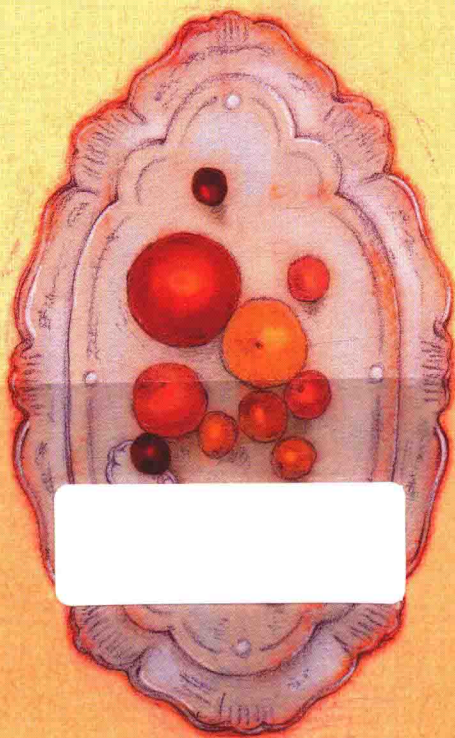


张悦然
——
著

樱桃之远



人民文学出版社

櫻桃之远

张悦然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樱桃之远/张悦然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842-7

I. ①樱…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3218 号

责任编辑 樊晓哲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9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842-7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001	1. 两生花
011	2. 魔鬼亲临的童年
021	3. 我的爸爸是卓别林
027	4. 李婆婆和西更道街的小教堂
035	5. 跳舞小人的秋千年华
041	6. 段小沐和我的三色冰淇淋
050	7. 秋千上的谋杀事件
058	8. 瘸腿姑娘段小沐
067	9. 以右手开端的爱情
074	10. 大头针媳妇
081	11. 李婆婆的葬礼
087	12. 唐晓和我的落城生活
095	13. 兔子一样的男孩
104	14. 从恶的绘画
109	15. 教堂抑或鬼城堡
118	16. 逃
124	17. 不速之客
135	18. 自己长大了的项链

145	19. 忍冬花
153	20. 相聚的屋檐
161	21. 教堂的暮色时光
168	22. 管道工和他的爱情
174	23. 爱的探望
183	24. 病榻以及不能触及的身体
190	25. 神的府邸
201	26. 被拔掉了牙齿的狗
212	27. 宛宛的归来
223	28. 教堂深处的姑娘
233	29. 致命的打击
240	30. 甜蜜的安抚
247	31. 一场交易
253	32. 隐情
266	33. 劫不复的伤
277	34. 绝念, 新希望
285	35. 杀
292	36. 说再见, 我的亲爱
302	37. 她的声音
311	38. 虚空, 捕风

1. 两生花

我的梦里总是有一片茂密的樱桃林。

初夏时节,樱桃树上已经结满了一串一串殷红的樱桃。风吹起来的时候,像风铃一般地摇摆,波浪般的阵阵香气被推到更远的地方去。

梦中,樱桃林就在我的正前方,而我还是个小小的女孩。圆睁着眼睛看着眼前的奇景:樱桃林远看去就像一个飘浮着朵朵绯色祥云的世外桃源。我想天堂大抵也不过如此吧。樱桃树下坐着一排会吹奏的天使。他们拿着长笛或者小号,个个涨红了小脸,翅膀在身后扑棱扑棱地振动,不时地飞起来,悬浮在天空演奏。时而他们又围成圈子,中间的平地上升起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水。有个穿着白裙子的小女孩赤脚站在湖面跳舞,她像天鹅一般优雅娴静,雪白的颈子是刚刚沐水而出的马蹄莲。她在湖面旋转,旋转三十六圈,洁白的裙子里鼓满了风,越飞越高,哀艳如一只失去牵线的风筝。天使们的吹奏也越来越激烈,像是不断上升的旋转楼梯,一圈一圈,直入云霄。

我沉迷于他们的演奏,我也想和那个女孩一起舞蹈。于是我向着前面的樱桃林跑去。急速地奔跑,跨过山涧和峡谷,穿越草坪和梯田。向着前方的樱桃林,一直地跑过去。那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喜悦,

我的脸也涨红了,有歌声在舌间缭绕,就要高唱起来。我像小鹿一般欢快,向着前方的樱桃林奔跑过去……

那天为什么我会自己跑去如意剧院看电影,或者我究竟有没有去过如意剧院看电影,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得的病是这样的,常常让我忘掉一些事,或者说我在毫不察觉的意识中慢慢改变了事情的原貌,可我觉得这并非出自我自己的意愿,如果说是冥冥中神的指引也不为过。

这个时节正是非常美好的春末,乳白色的小蔷薇花爬满了我家院落的门口。我爸爸新栽了一些像婴孩头发那般柔软的嫩绿色葡萄藤,据说葡萄长出来会是特别翠绿的那一种,不过这些要等到秋天才能知道。花园墙角的石榴树生得也好,叶子是小鳞片模样,油亮亮的像涂满了头油的绅士,而花朵就像他的情人,那么红,是记怨的眼睛流淌出血液。我喜欢在清晨撩开沾满薄薄一层露水的窗帘,透过蒙蒙的轻雾看着小花园的大门。我用手托住腮,面前放着一本破旧的《圣经》翻读。我常常看着看着就停顿下来,停顿,一个字也不能再看进去。我坐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一处,逼迫地回忆起从前的事。但是完全没有头绪,我在过去那些年都做过些什么呢?没有人肯告诉我任何事情,我每天能见到的人只有爸爸,妈妈。完全无从查找,就比如面前的这本《圣经》,它不是我的,扉页有清晰的工整小字:给宛宛。可是我却无从知道这是谁给我的礼物,铅笔的字迹已经模糊,淡淡的旧纸气味扑面袭来。一滴冰凉的露水啪的打下来,落在我翻开的《利未记》那一节。

生活非常简单,我读一些喜欢的书,努力地回想从前的事情。想得很辛苦,可是还是一无所获。

每天傍晚的时候爸爸会带着我出去散步。他从外面回来,他打着手语,因为害怕我看不清,他的动作幅度大得有些夸张。——从去年秋天到现在,爸爸一直在陪着我学习手语,起先他进步得比我快许多,经常做出一些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手势,我就只好不停不停地摇头。他就把动作放慢,一遍一遍地教我。我们买了些录影带一边看一边学。这种不懈的学习一直持续到今年四月。四月的一天,爸爸带着我去了郾城的聋哑人协会和那里失聪的人沟通,我们才确定我和一个听觉缺失多年的人运用手语的能力已经相差无几。

我看到爸爸站在门口,于是就迅速套上一件玫色开身网织毛衫,踩上没有后跟的麻编的碎花布面鞋子跑出大门去。我和爸爸一直沿着我家门口的马路走到路口,有时候我们直行,去那家女服务员一律穿深紫背心裙的冷饮店吃三色冰淇淋——这里一直是开冷饮店的,尽管易主多次,花色品种也大不相同,但是三色冰淇淋始终是这里的招牌甜品,爸爸说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总是带我来吃冰淇淋。我那么多年一直都只喜欢吃这一种,而我也只是见到这种冰淇淋由衷地感到亲切而已,有关从前的事,还是一点也无法记起。冰淇淋用椭圆形的粉红色碟子装着,是小圆球形状,每个小圆球上面顶着一颗孤芳自赏的樱桃。那么红,内心膨胀满激情的果实。冰淇淋的口味是香草、巧克力,还有一个是草莓——这在现在看来似乎已经是有些落伍的口味,比起摩卡加榛子、覆盆子加杏仁。可是我却一直钟爱。不知道为什么,我格外喜欢那三颗红得有点过头的樱桃。甚至是一种迷



恋。我喜欢把它们含在嘴里,用牙齿去触碰它们已经失去弹性的果皮,然后渐渐用力,慢慢进入樱桃的身体。我仿佛能听到它们那绯色的血液混入我的口腔的声音,那是我唯一能感知的声音,清脆而深情。我含着樱桃,含含糊糊地对爸爸说:

“我真喜欢樱桃。它们看着是那么一种要涌出来的红,让我想到幸福。”

爸爸点点头。

可是幸福,幸福是生生不息,却难以触及的远。当我把樱桃的残红消灭在齿间的时候,这样想到。

也许我们在那个十字路口转弯,去小时候的幼儿园。蓝色秋千和跷跷板已经太旧了,甚至不能保证小朋友的安全,这里眼看就要拆掉了,据说新建的幼儿园有两排花花绿绿的大秋千,都飞起来的时候幼儿园会像个热闹的小宇宙。这里的蓝色旧秋千是简单的铁锁链外加一块粗糙不平的木头板。铁链子看来断过好多次,重新焊接后粗细不一,所以秋千的两根荡绳并不是完全对称的,秋千的两头是一上一下倾斜着的。爸爸不许我坐,他用手语对我说,你站着看看就好,这个秋千已经不结实了,会有危险的。可是看见它,说不清为什么,我的心底总是涌出一股狂野的热烈的感情,还会升起一阵花香以及甜腻的血液味道。它也许不只是一架秋千这么简单,也许它是架飞去别的时空的飞船,也许是灰姑娘的南瓜车,总之会去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有关这一点,我几乎是笃定的。所以等到那一天爸爸没有跟随我来,我一定要坐上那秋千试试看。

这就是我小时候待过的幼儿园。这附近是我从小到大一直走来

走去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不过现在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爸爸带我去了好多地方，小时候的幼儿园，西更道街的小教堂，去落城的火车站。郾城通飞机的那一天，我们都跑去看新的飞机场，隔着一扇高高的玻璃窗我们看到从郾城起飞的第一架飞机升空。爸爸说，这样以后可以直接去好多地方，不用先搭火车去落城。

真的，我再也没有去过落城。

如果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陷入深深的恐慌和绝望中。我恳请所有的人原谅我的脆弱，因为我毕竟是个新近失聪、丢失了记忆的姑娘。有关童年和少年的那部分记忆就像一个从我身体里拿出去的器官一样，完完全全不再和我关联。不过我的身体缺失了这件器官之后，就像有个巨大的空腔装满了来来往往迂回的风。有时候我会觉得风里面漾满了旧人的影子，影子轻曼而通体透明，使我想到蝴蝶那微微震颤的翅羽。我把手一点一点地放在身体前面的风口，然后轻轻地用小手指去碰碰那影子的边棱，它有微微的潮湿，冰冷，像一只淋了大雨的昆虫的清涼脊背。会有心疼的感觉，不能触碰的阴影在我的眼角，在我冰冷的体腔，按下去会觉得就要溃陷，像个漾满疼痛的湖泊终于携着它那股红的水漫了过来。水会从我的双耳漫上来，我知道，或者说，一直都在漫上来，我猜测这或许是我无端地失去听力的原因。

我不想把这些恐惧说给爸爸妈妈听，我知道他们太希望我好起来，可是终于我还是对他们说，你们要把从前发生的事说给我，我才能好起来。爸爸把我揽在怀里，用手轻轻覆盖上我已经损毁的耳朵。



对于我而言,没有了记忆也许比失去听力更加让我难过。因为失去了记忆就忘记了曾经的二十一年里,所有的人给予过我的爱。那些接纳过的爱都被冲刷掉了,于是我常常陷于无爱的恐慌里。我担心自己的脑子由于过分空白而变得麻木,因为麻木而变得不能去爱。

我看动画片的时候,看到了《绿野仙踪》的故事。里面的方壳子铁皮人没有心。所以他不会爱。他和朋友上路寻找他的心。我抱着腿,坐在沙发上,手指抚摩过自己的皮肤,我感到它们就是铁皮,冰冷的,没有心脏温暖安慰的冷铁。我终于对着无声的电视屏幕上那个滑稽的铁壳子娃娃哭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到我的心。我的爱。我现在是这样一个令人担心的女孩,我只是在一味地接纳着你们的爱,却不能给予。

我最慈祥的爸爸看到他二十岁的女儿坐在电视前面看六岁的时候曾看过的动画片《绿野仙踪》,哭得这样伤心。他恍恍地站在门边,觉得又回到了很久很久的前,他的小女儿还只有六岁,咬着一枚清凉的糖果目不转睛地看动画片,因为主人公的生死别离不时地掉下伤心的眼泪。他看着哭得那么可怜的她,想很快地走过去抱住她。可是此刻他们已经是这样的遥远。

假如说那天我是一个人跑去看了电影的,那不是呈现于我梦中的场景,那么我应该是去了如意剧院,在下午。不过按照常理来说,如意剧院是从来不放艺术电影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他们不会考虑。

那个下午我在如意剧院看的是《薇若妮卡的双重生命》。

这是小间的放映厅，我坐在最后一排，脚下面踩着厚厚的瓜子壳和半截的劣质烟。没有一盏灯，甚至没有通向安全出口的指示灯。闪烁的大屏幕上是个眼神像藤蔓一样捆绑住我的女孩，或者说两个。昏黄的、满天落叶飞舞的场景把我提前带到了秋季。女孩穿着厚厚长长的大风衣，微卷的短发，瞳仁格外分明。

秋天的骤然出现让我有些应接不暇。我紧紧地抱住双臂，冷。通常我很害怕电影院的，因为没有了听觉之后，视觉就是我保证自己安全的唯一凭借，而在电影院，在比夜色更加虚伪更加浑浊的漆黑中，我总是感到自己身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没有几个人坐在这里观看，屏幕多是暖红色，下面闪烁着白色的中文字幕。电影里那个波兰的名为薇若妮卡的女孩一直在唱歌，不过我听不见。她的嘴唇像盛放的牵牛花一般有着千姿百态的美好形状，我不禁伸出手，手指在虚空的前方划过圆圈，仿佛我可以触碰到那张嘴唇，仿佛我触碰到了那张嘴唇，就可以听到那些歌声。

……两个薇若妮卡，一个生活在波兰，一个生活在法国。谁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谁又都感到生命中有另外一个自己存在别处。她们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行进着，冥冥之中却息息相连，她们触觉相通，一个被火灼伤了，另外一个也会痛。波兰的薇若妮卡在她心爱的舞台上倒了下去，死在自己极致的歌声里，同一时刻，在激烈地做爱的法国的薇若妮卡在情人的怀抱里流下了眼泪，她忽然感到丢失了最重要的，在远方，未可知可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于是忽然对眼前的一切很厌弃。她因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到恐慌。



法国的薇若妮卡继续着作为一名音乐老师的生活，她在一场歌剧表演中认识了木偶艺人，同时也是一个儿童小说作家。木偶艺人用各种奇妙的小手段把她引领到他的面前，此时，薇若妮卡已经爱上了木偶艺人。

“说吧，说吧，把你的一切讲给我。”木偶艺人面含微笑，充满爱意地对薇若妮卡说。

她的一切是什么呢？正当她不知从何说起的时候，木偶艺人在她的旧物里发现了一张她在波兰时随意拍下的风景照片——照片上有一个女孩，穿着厚重的大外套，一双充满期待的眼睛看向镜头，仿佛看到了未来。可是那照片上的女孩，却并不是法国的薇若妮卡。法国的薇若妮卡惊讶地看着照片上这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女子，终于失声痛哭，她知道那个和她一样的女孩曾在她的生命里存在过，并且永远地消失了。

薇若妮卡看着木偶艺人新制的和她一个模样的木偶，她惊奇地发现，他制作了两个完全一样的木偶。为什么是两个？她问。我在表演的时候总是很轻易就把它弄坏了——一个坏了，另一个可以替换。

木偶艺人要写一部关于两个女孩的书，他耐心地念给她听：

“两岁时，一个女孩的手指被火灼伤，另一个则见火自动缩手。……”

……我一直在发抖，坐在初夏的电影院里可是还是这样的寒冷。波兰的薇若妮卡死去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剌心的疼痛，是一种恍然大

悟的疼痛。唔，她不在了。

唔，她已经不在了。

耳朵里竟然渐渐地溢满了声音，开始我不能辨别那是什么声音，因为它像厚厚的云层一般，一浪一浪地覆盖过去。似乎是推移过来的潮声，一直漫过来盖住了我的身体。后来潮声终于平息，水一下从中央分开，分向两边，我可以听到细微的说话声音。是电影中的法国女孩在说话吗？

她说，你感到我了吗？

不，不是电影里的薇若妮卡，完全不是。她是一个跛脚的中国女孩，她站在法国薇若妮卡的名字和影子下面，伸出怯弱的手指，问我：你感到我了吗？

女孩，跛着脚的女孩从海底从潮声里走出来。她在我身前身后的影子里，在我炽白明亮的眼底，在我不能尽述的所有情节碎片里。女孩赤脚，蜷曲着身体，像半含苞的蕾，细细的一小枝，被歪歪斜斜地插在一件飘飘荡荡的堇色连身裙里面，幽幽地跳过来。她是跳着过来的，脚在地板上发出砰砰的声音，仿佛身体里的骨头都冲撞了出来。头发从背后掉到前面，像节日的废败的焰火一样上上下下做着缺乏节奏的惯性运动。

女孩，跛着脚的女孩像断了挂线的玩偶，失去了明确的方向，摇摆不定，可是仍是要前行。她有一张缀满水的脸，脖子特别白，而脸是淡淡的苹果色。衣服是那样的陈旧，只有脸像是新长出来的果实一样馥郁芬芳。她的嘴边含着一个非常易碎的微笑，在那上下起伏的跳跃中，我害怕极了，我害怕她的微笑一下就从嘴边掉了下去，像

夭折的蝴蝶一样，化作一阵粉屑摔碎在地上。

女孩还在以半圆形的弧形跳跃前行。电影院的光滑的地面上她像一只将死的天鹅一样的妩媚。这是我那个生活在别处的替换玩偶，这是我那个优雅的镜中女孩。亲爱，我的亲爱，我终于完完全全想起了你和从前的种种，此时此刻，我像电影中生活在法国的薇若妮卡一样失声痛哭。我知道亲爱的女孩已经不在，身体里缺失的器官是真真切切的不在。

我的耳朵终于被修好了，被她修好了。她叫我不要害怕，她说她在天上，在遥远的地方，可是不管在哪里，她可以来当我的耳朵，她把所有发生的事、所有来去过的声音都告诉给我。所以她又在这里，在我的周遭。

我坐在初夏的电影院里，在忽明忽暗的电影屏幕前和我亲爱的女孩遇见。我知道我们本来是一起的，通在一起的，我的耳膜的另一端和她相连，我听不到是因为她不在。她现在坐在我的右边，坐在我的左边，坐在我的无处不在。她抚我的脸，抚我的耳朵，一遍一遍地叫着我的名字，宛宛，宛宛。这时我分明听到了。我终于感到，一切都回来了……

2. 魔鬼亲临的童年

有些小时候的事情它们总是在。它们在，它们追着我跑。这个时候我的耳朵里就会响起一些风的声音，有时候有人的言语，女孩的喘息，叹气。还有头发断裂的声音。多年，这些声音一直和我一起，我已经确信，它们对我并无恶意，然而我仍旧无法对它们释怀。就像善良的鬼们仍旧得不到人的喜爱。

我已经不能准确地说出幻听这种病是什么时候缠上我的了，而我的耳朵又在什么时候被乱七八糟的声音缠绕住，仿佛是从小有。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在傍晚的时候能听见风和潮汐的声音。此起彼伏的海仿佛就在我的脚下，然而我妈妈却说我们的城市离海很远，她说等我再长大一点就领我去看海。有的时候，我在吃饭，便能听见我之外的另一个咀嚼的声音。那细碎的咀嚼声伴着我咽下口中的鱼和蔬菜，有的时候甚至有喝汤以及汤匙碰在碗上的声音。我妈妈常常看见我拿着汤匙发呆，她看见我紧锁眉头，一言不发地低着头。可怜的女人，她一直都认为是她做的食物我不喜欢。

夜晚也许有哭泣的声音，甚至在我已经入睡之后，那声音像一扇缓缓打开的门一样一点点开启。我坐起来，坐在黑暗的不见光的房



间里。门仍旧是关的,可是哭泣声已经溢满了我的耳朵。女孩子的压抑声音像忽然坍塌下来的一朵云彩一样压住了我。雨滴淋湿了我。我盖着厚厚的被子却感到滚滚而来的寒冷,我在山洞吗?我被围困或者捕捉了吗?这些对年幼的我来说都像空白而光滑的墙壁一样无从攀缘,我无从知道这些声音后面隐藏着什么。

还有唱歌,有的时候无端地唱了起来,仍旧是哭泣的那女孩,我猜测,她唱起歌来。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见歌声的时候我跑进浴室把自己关起来,我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努力地听那声音。我揪着自己去听清那首歌。可是我仍旧不知道那是什么歌。零碎地哼唱反复而毫无秩序,有时候还夹杂了咳嗽。我把浴缸里灌满水,然后不停地把水撩起来,企图用水声掩盖这声音。可是那歌声似乎是在我的身上,水声在外面,根本无法打败它。我恐慌极了,是什么样的魔法施于我身上?我脱下所有的衣服,希望能找到那个无法再隐藏、落荒而逃的鬼。我一件一件地抖落我的衣服,然后把他们狠狠地摔在地上。可是歌声还是继续。最后,我赤裸地仔细地审视着镜子里的自己,恶狠狠地说,看你往哪里躲。小小的我,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浴盆深处,不断地用水淹没自己,清洁自己,我害怕极了,我觉得我再也洗不干净自己了。那个下午,我不停地洗澡,仍旧没有洗去那不成曲不成调的歌声。

还不仅仅是声音。我总是感到心慌,我无法分辨是那些奇怪的声音使我心慌起来,还是心慌和那些声音根本是两回事。有的时候我感到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形并不是发生在我奔跑,上楼梯或者其他剧烈活动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一些我安静的时刻,甚至是我端坐在桌